



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祖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珣秀容
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
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

江西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
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
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
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
二義租六十万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乏及白曜被
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
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
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
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漸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
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關宜推用臺望增置吏員

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
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
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
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
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
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
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
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
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
言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

曰父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貫租賦輕少且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利而不可長又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教

其子殞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案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諡曰康長子與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丞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脩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又害懌父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又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

與樸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標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樸之寃極言元又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又死尋脩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為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折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見詰讓介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介朱榮

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怒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勲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為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竝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嫫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木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
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
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
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
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
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
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
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
以時就遷者僉介如歸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

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
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
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
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
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
聞輿駕還洛陽輜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
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
恐銜屨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
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刻而食夜分
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睿

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崖以有待之形役無崖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竒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非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克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

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大戎所逐東
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草
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
稽古復禮於斯為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
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
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
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万葉
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
朝榮而夕悴則衣冠不泯於斯賢之邑城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
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

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習而就父兄
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彼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賣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
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
是赴舞堂者万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彼作不可雜居
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
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彼作之家習士人風禮
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彼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
人同處則禮教易興彼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

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閨連夢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移誘邊人故僞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將皆以戶少并省今人口旣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以來亦不天適在朝諸公等輕土木陂綺羅僕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寔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繼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和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和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

崔光實為隆渥然巨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
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日所撰
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
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
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
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
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
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真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嘗
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怕有常分朕意所為可復
以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四真官列位為
欲為膏粱兄弟為欲益政贊時帝曰俱然為人冲曰若欲
為人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
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
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
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
請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
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
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
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監令之子
必為祕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

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成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壘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戈長鎌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息在帝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合某社須赭陽平定被審相酬新野

平以顯宗為鎮南黃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詐前征勲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武勇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由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

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喪性則沖真喪延明日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觀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令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

平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
與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
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
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
大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
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篠頗亦矯厲可斂以時
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
敕侍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為中
散從子靈蚪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
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
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
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脫
與漁陽高悅北平陽丘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問博
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
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
博陵崔鑒女路由其相聞彪名而詣之脩師友之禮稱之
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冲
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
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奏著作事自成帝已來

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遺落
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記傳表志之
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
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
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
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未
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
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
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
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脣而國有飢人今

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
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
見德使之然耳目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
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
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
嫡之采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
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
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
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
弗以義方教厥家子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

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
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
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
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
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
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
非唯予之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新免冠而謝此則
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魏
魏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
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寔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
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
事幸甚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
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穀勤如彼明君
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
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
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令
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
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
糴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置官官縮又務貯財以取官粟
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

付州文字可

上

五

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
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兼
征戎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目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
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
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
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
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
歲旱論者以不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
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

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不通雉雞乳穀以爲春十三
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爰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
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
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至推三正以育三
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魯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
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
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
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其五曰古者大且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箠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且不
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謂白冠鞶纓盤水如劍造室而請

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君禮崇
古典自大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
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
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
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
安獄頓辱之與卓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
如是夫貴臣者天子必寬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
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
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
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身
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
後大君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
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
安可陳讟言於朝且恐万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
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若長世之制乎其六口孝經稱父子
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
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
弟無慘傷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
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
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

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各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
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凡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
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
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子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
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薄古
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有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
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
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
復廢不行晉時馮驩卹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
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

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
愚目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日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
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醮傷人子之道虧
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
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
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黑綬從役雖愆於禮
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彪
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
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
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

匹牛二頭其年加負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
劉繪接對并設饗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
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罷除之議去三
月晦朝旦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比固應具此
今辭樂想卿無怪繪荅言請問魏朝器禮竟何所依彪曰
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
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
終三年彪曰万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
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
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
於冢宰万機何慮於曠彪曰五帝之目且不若君故君親
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
唐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
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荅
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
都可介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
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
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博後為御史中尉領著
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
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

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
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
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
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
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
彪上表曰案目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
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
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
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
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目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
廷尉獄冲又表曰目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
時見其色厲辭辯目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
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
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
隱避目雖下馬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
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
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檢手然時有私於目云其威暴者目
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
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
等集闕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

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巨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巨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已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巨列得實宜敬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巨列無證宜放巨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巨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忠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懼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自憊由已至罪自身招責非陛下橫與巨罪又非宰事無辜濫巨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巨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

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
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官遂踐阼彪自託
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巖等詩書往來迭相
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
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
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
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
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日衆短采
且片志令日出納授日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
詔臣曰平介雅志正介筆端書而不怯後世何觀臣奉以
周旋不敢失隊去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
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務未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
睿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
氣地樂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迹者欲人
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其基之周公成之
然先皇之茂勳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准之前代其德靡
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
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
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
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

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由政陽者
先皇之義也張樂於郊者先皇之仁也變幸幽漠者先皇
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
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
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
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
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
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巨竊謂史官之達者大
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並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
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謹曰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
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出矣是以談遷世事
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菁龜
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
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
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書則樵薪供爨夜則觀
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敷尚書唯給筆札
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
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
穀令介休矣而典墓鼎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

毗北平陽居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
見舉注述是同竝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叫同
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
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
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美
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
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
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
思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強欲為知耳
痛尋光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

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公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
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
為飽食終日耳近則若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
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
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
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
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
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
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
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

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
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絕
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
之及彪病體工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謚曰剛
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
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
虜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弁卒彪痛之
無已為之哀謀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平志求官祚仍
以書第虜之彪以恆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
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
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
雍州彪請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為列曹行參
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
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
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母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
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
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
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貴及
彪亡後婕妤好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為比丘

居通習經義法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
與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又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荆州
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荆州屬
尔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
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
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
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
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案請以昶
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

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
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
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
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坐請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
尉御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
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
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
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
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
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

公唐瑾等竝為納言尋進爵為公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蓳縣道悅少為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揔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縮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勳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塞諤之誠何愧黷鮑也其以為主爵下

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
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
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為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
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
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
和二十年秋車駕幸山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
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
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塋
事葬于舊塋諡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傑拜長子顯族給
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猷有
風度蕭蕭寶貨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貨謀逆敬猷行
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
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崑崙魏郡太守嵩弟雙清河太守
坐贖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錄尚書事雙多
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為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
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
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
赭陽先驅而歿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邴之後也父疑州主簿
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

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黜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
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
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
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
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赤彪假
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
所陳亦爲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
中尉琛表曰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
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
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
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
天爲黔首生鹽國爲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軍口齒
不及匹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
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巨母觀
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
此近狹今僞敎相承仍崇閉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
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
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
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
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

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閒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與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閒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

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為禁豪強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僥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脩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冒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

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比
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
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
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今布衣之
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階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
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
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
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
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為叨越雖
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馮朋附趙
脩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
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
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
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
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姓夫氏去家路踰百里
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
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堊北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
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
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
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

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
入廁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
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為朐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
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悅
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家居
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
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
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令遷都已來天下轉廣
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
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

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
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
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
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
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
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
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令閑官靜任猶聽長
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
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
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介請少高里尉

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
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
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
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
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
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
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
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
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死贈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異州刺史臣今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主師

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畫游大爲稱
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
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
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
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
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諡者行之迹也号者功
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
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
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丞中正移言公

北史列傳卷之八
三十一
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
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
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
其目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目子之欲光揚君
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
其狀也則周孔聯鑪伊顏接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
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
家人之意目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得斟酌與奪商量是
非致号諡之加與况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
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

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諡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
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諡謂宜依諡法慈惠愛人曰孝宜
諡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
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
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
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
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
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
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
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峻薄多與盜劫交通

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
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
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救懷寬放懷固執之久乃特
旨出俛自此沈廢卒家俛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更吏
事琛啓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
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
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
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
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怕雲三州避難戶脩禮
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

走收三州人中鹿醜暴者殺之以威外賊賊及刺史元固大
都督揚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害害北人遂掘
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
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
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
貪員競乾沒榮寵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
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
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
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
金鄴勲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諡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
書道武平中山人魏卒於涼州刺史諡曰穆纂頗涉經史
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
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
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
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
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
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啓贈瀛州刺史
勳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

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
以功至貞外郎早卒勳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
剋東陽勳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力窘困無所不爲
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賜給勳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
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
郎爲高陽王雍傅稍爲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貞外散
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勳徵習弓馬乃以將略自
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勳託肅願以偏裨自
効肅言之於帝故假勳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勳
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屆

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
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
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
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
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
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爲之
詞趙脩字嬰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
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
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
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誅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

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如皓之
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
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
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爲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
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
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
遂面陳聰罪出爲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
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
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
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

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緯李
思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立特原之聰遂
廢于家斷絕人事唯脩營園果世稱高聰黎以爲珍異又
唯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
久贈青州刺史諡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
爲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立令燒指吞炭出家爲
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
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
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
見擢明世輜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
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
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寒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
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
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
惜乎

方洽周益 周之冕 陳莘 校正



